三國志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書・呂布臧洪傳 ◄

三國志
魏書・二公孫陶四張傳

► 魏書・諸夏侯曹傳

公孫瓚

公孫瓚字伯珪，遼西令支人也。〈令音郎定反。支音其兒反。〉為郡門下書佐。有姿儀，大音聲，侯太守器之，以女妻焉，〈《典略》曰：瓚性辯慧，每白事不肯梢入，常總說數曹事，無有忘誤，太守奇其才。〉遣詣涿郡盧植讀經。後復為郡吏。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，瓚為御車，身執徒養。及劉徙日南，瓚具米肉，於北芒上祭先人，舉觴祝曰：「昔為人子，今為人臣，當詣日南。日南瘴氣，或恐不還，與先人辭於此。」再拜慷慨而起，時見者莫不歔欷。劉道得赦還。瓚以孝廉為郎，除遼東屬國長史。嘗從數十騎出行塞，見鮮卑數百騎，瓚乃退入空亭中，約其從騎曰：「今不沖之，則死盡矣。」瓚乃自持矛，兩頭施刃，馳出刺胡，殺傷數十人，亦亡其從騎半，遂得免。鮮卑懲艾，後不敢復入塞。遷為涿令。光和中，涼州賊起，發幽州突騎三千人，假瓚都督行事傳，使將之。軍到薊中，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，劫略薊中，自號將軍，〈《九州春秋》曰：純自號彌天將軍、安定王。〉略吏民攻右北平、遼西屬國諸城，所至殘破。瓚將所領，追討純等有功，遷騎都尉。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。遷中郎將，封都亭侯，進屯屬國，與胡相攻擊五六年。丘力居等鈔略青、徐、幽、冀，四州被其害，瓚不能禦。

劉虞

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，昔為幽州刺史，恩信流著，戎狄附之，若使鎮撫，可不勞眾而定，乃以劉虞為幽州牧。〈《吳書》曰：虞，東海恭王之後也。遭世衰亂，又

與時主疏遠，仕縣為戶曹吏。以能治身奉職，召為郡吏，以孝廉為郎，累遷至幽州刺史，轉甘陵相，甚得東土戎狄之心。後以疾歸家，常降身隱約，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，等齊有無，不以名位自殊，鄉曲咸共宗之。時鄉曲有所訴訟，不以詣吏，自投虞平之；虞以情理為之論判，皆大小敬從，不以為恨。嘗有失牛者，骨體毛色，與虞牛相似，因以為是，虞便推與之；後主自得本牛，乃還謝罪。會甘陵叛亂，吏民思虞治行，復以為甘陵相，甘陵大治。徵拜尚書令、光祿勳，以公族有禮，更為宗正。《英雄記》曰：虞為博平令，治正推平，高尚純樸，境內無盜賊，災害不生。時鄰縣接壤，蝗蟲為害，至博平界，飛過不入。《魏書》曰：虞在幽州，清靜儉約，以禮義化民。靈帝時，南宮災，吏遷補州郡者，皆責助治宮錢，或一千萬，或二千萬，富者以私財辦，或發民錢以備之，貧而清慎者，無以充調，或至自殺。靈帝以虞清貧，特不使出錢。〉虞到，遣使至胡中，告以利害，責使送純首。丘力居等聞虞至，喜，各遣譯自歸。瓚害虞有功，乃陰使人徼殺胡使。胡知其情，間行詣虞。虞上罷諸屯兵，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。純乃棄妻子，逃入鮮卑，為其客王政所殺，送首詣虞。封政為列侯。虞以功即拜太尉，封襄賁侯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虞讓太尉，因薦衛尉趙謨、益州牧劉焉、豫州牧黃琬、南陽太守羊續，並任為公。〉會董卓至洛陽，遷虞大司馬，瓚奮武將軍，封薊侯。

關東義兵起，卓遂劫帝西遷，徵虞為太傅，道路隔塞，信命不得至。袁紹、韓馥議，以為少帝制於奸臣，天下無所歸心。虞，宗室知名，民之望也，遂推虞為帝。遣使詣虞，虞終不肯受。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，承製封拜，虞又不聽，然猶與紹等連和。〈《九州春秋》曰：紹、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，使即尊號。虞厲聲呵岐曰：「卿敢出此言乎！忠孝之道，既不能濟。孤受國恩，天下擾亂，未能竭命以除國恥，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，援迎幼主，而乃妄造逆謀，欲塗污忠臣邪！」《吳書》曰：馥以書與袁術，云帝非孝靈子，欲依絳、灌誅廢少主，迎立代王故事；稱虞功德治行，華夏少二，當今公室枝屬，皆莫能及。又云：「昔光武去定王五世，以大司馬領河北，耿弇、馮異勸即尊號，卒代更始。今劉公自恭王枝別，其數亦五，以大司馬領幽州牧，此其與光武同。」是時有四星會於箕尾，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。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，文曰「虞為天子」。又見兩日出於代郡，謂虞當代立。紹又別書報術。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，不利國家有長主，外託公義以答拒之。紹亦使人私報虞，虞以國有正統，非人臣所宜言，固辭不許；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，紹等乃止。虞於是奉職脩貢，愈益恭肅；諸外國羌、胡有所貢獻，道路不通，皆為傳送，致之京師。〉虞子和為侍中，在長安。天子思東歸，使和偽逃卓，潛出武關詣虞，令將兵來迎。和道經袁術，為說天子意。術利虞為援，留和不遣，許兵至俱西，令和為書與虞。虞得和書，乃遣數千騎詣和。瓚知術有異志，不欲遣兵，止虞，虞不可。瓚懼術聞而怨之，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，

而陰教術執和，奪其兵。由是虞、瓚益有隙。和逃術來北，復為紹所留。

是時，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，紹使周昂奪其處。術遣越與堅攻昂，不勝，越為流矢所中死。瓚怒曰：「余弟死，禍起於紹。」遂出軍屯磐河，將以報紹。紹懼，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，遣之郡，欲以結援。範遂以勃海兵助瓚，破青、徐黃巾，兵益盛；進軍界橋。〈《典略》載瓚表紹罪狀曰：〉

臣聞皇、羲以來，始有君臣上下之事，張化以導民，刑罰以禁暴。今行車騎將軍袁紹，託其先軌，寇竊人爵，既性暴亂，厥行淫穢。昔為司隸校尉，會值國家喪禍之際，太后承攝，何氏輔政，紹專為邪媚，不能舉直，至令丁原焚燒孟津，招來董卓，造為亂根，紹罪一也。卓既入雒而主見質，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，而棄置節傳，迸竄逃亡，忝辱爵命，背上不忠，紹罪二也。紹為勃海太守，默選戎馬，當攻董卓，不告父兄，至使太傅門戶，太僕母子，一旦而斃，不仁不孝，紹罪三也。紹既興兵，涉歷二年，不恤國難，廣自封殖，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，割剝富室，收考責錢，百姓吁嗟，莫不痛怨，紹罪四也。韓馥之迫，竊其虛位，矯命詔恩，刻金印玉璽，每下文書，皁囊施檢，文曰『詔書一封，邟鄉侯印』。邟，口浪反。昔新室之亂，漸以即真，今紹所施，擬而方之，紹罪五也。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，財貨賂遺，與共飲食，剋期會合，攻鈔郡縣，此豈大臣所當宜為？紹罪六也。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勛首共造兵，勳仍有效，又降伏張楊，而以小忿枉害於勳，信用讒慝，殺害有功，紹罪七也。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、故甘陵相姚貢，橫責其錢，錢不備畢，二人並命，紹罪八也。春秋之義，子以母貴。紹母親為婢使，紹實微賤，不可以為人後，以義不宜，乃據豐隆之重任，忝污王爵，損辱袁宗，紹罪九也。又長沙太守孫堅，前領豫州刺史，驅走董卓，掃除陵廟，其功莫大；紹令周昂盜居其位，斷絕堅糧，令不得入，使卓不被誅，紹罪十也。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，云紹非術類也。紹之罪戾，雖南山之竹不能載。昔姬周政弱，王道陵遲，天子遷都，諸侯背叛，於是齊桓立柯亭之，晉文為踐土之會，伐荊楚以致菁茅，誅曹、衛以彰無禮。臣雖闒茸，名非先賢，蒙被朝恩，當此重任，職在鈇鉞，奉辭伐罪，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。若事克捷，罪人斯得，庶續桓、文忠誠之效，攻戰形狀，前後續上。

〈遂舉兵與紹對戰，紹不勝。〉以嚴綱為冀州，田楷為青州，單經為兗州，置諸郡縣。紹軍廣川，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，生禽綱。瓚軍敗走勃海，與範俱還薊，於大城東南築小城，與虞相近，稍相恨望。

虞懼瓚為變，遂舉兵襲瓚。虞為瓚所敗，出奔居庸。瓚攻拔居庸，生獲虞，執虞還薊。

會卓死，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，督六州；瓚遷前將軍，封易侯。瓚誣虞欲稱尊號，脅訓斬虞。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初，劉虞和輯戎狄，瓚以胡夷難禦，當因不賓而討之，今加財賞，必益輕漢，效一時之名，非久長深慮。故虞所賞賜，瓚輒鈔奪。虞數請會，稱疾不往。至是戰敗，虞欲討之，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。攸曰：「今天下引領，以公為歸，謀臣爪牙，不可無也。瓚，文武才力足恃，雖有小惡，固宜容忍。」乃止。後一年，攸病死。虞又與官屬議，密令眾襲瓚。瓚部曲放散在外，自懼敗，掘東城門欲走。虞兵無部伍，不習戰，又愛民屋，敕令勿燒。故瓚得放火，因以精銳衝突。虞眾大潰，奔居庸城。瓚攻及家屬以還，殺害州府，衣冠善士殆盡。《典略》曰：瓚曝虞於市而祝曰：「若應為天子者，天當降雨救之。」時盛暑，竟日不雨，遂殺虞。《英雄記》曰：虞之見殺，故常山相孫瑾、掾張逸、張瓚等忠義憤發，相與就虞，罵瓚極口，然後同死。〉瓚上訓為幽州刺史。瓚遂驕矜，記過忘善，多所賊害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瓚統內外，衣冠子弟有材秀者，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。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，皆自以為職當得之，不謝人善也。」所寵遇驕恣者，類多庸兒，若故卜數師劉緯台、販繒李移子、賈人樂何當等三人，與之定兄弟之誓，自號為伯，謂三人者為仲叔季，富皆巨億，或取其女以配己子，常稱古者曲周、灌嬰之屬以譬也。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、齊周、騎都尉鮮于銀等，率州兵欲報瓚，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，共推柔為烏丸司馬。柔招誘烏丸、鮮卑，得胡、漢數万人，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，大破之，斬丹。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，將兵與輔合擊瓚。瓚軍數敗，乃走還易京固守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先是有童謠曰：「燕南垂，趙北際，中央不合大如礪，惟有此中可避世。」瓚以易當之，乃築京固守。瓚別將有為敵所圍，義不救也。其言曰：「救一人，使後將恃救不力戰；今不救此，後將當念在自勉。」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，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，又知必不見救，是以或自殺其將帥，或為紹兵所破，遂令紹軍徑至其門。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，無不皆驗；至如此記，似若無徵。謠言之作，蓋令瓚終始保易，無事遠略。而瓚因破黃巾之威，意志張遠，遂置三州刺史，圖滅袁氏，所以致敗也。〉為圍塹十重，於塹裡築京，皆高五六丈，為樓其上；中塹為京，特高十丈，自居焉，積穀三百萬斛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，樓以千計。瓚作鐵門，居樓上，屏去左右，婢妾侍側，汲上文書。〉瓚曰：「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，今日視之，非我所決，不如休兵，力田畜谷。兵法，百樓不攻。今吾樓櫓千重，食盡此谷，足知天下之事矣。」欲以此弊紹。紹遣將攻之，連年不能拔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袁紹與瓚書曰：〉

孤與足下，既有前盟舊要，申以討亂之誓，愛過夷、叔，分著丹青，謂為旅力同軌，足踵齊、晉，故解印釋紱，以北帶南，分割膏腴，以奉執事，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？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，尋禍亡之險踪，輟而改慮，以好易怨，盜遣士馬，犯暴豫州。始聞

甲卒在南，親臨戰陳，懼於飛矢迸流，狂刃橫集，以重足下之禍，徒增孤（子）之咎釁也，故為薦書懇惻，冀可改悔。而足下超然自逸，矜其威詐，謂天罔可吞，豪雄可滅，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。斯言猶在於耳，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，克心罪己，苟欲逞其無疆之怒，不顧逆順之津，匿怨害民，聘於餘躬。遂躍馬控弦，處我疆土，毒遍生民，辜延白骨。孤辭不獲已，以登界橋之役。是時足下兵氣霆震，駿馬電發；僕師徒肇合，機械不嚴，強弱殊科，眾寡異論，假天之助，小戰大克，遂陵躡奔背，因壘館谷，此非天威棐諶，福豐有禮之符表乎？足下志猶未厭，乃復糾合餘燼，率我蜂賊，以焚爇勃海。孤又不獲寧，用及龍河之師。羸兵前誘，大軍未濟，而足下膽破眾散，不鼓而敗，兵眾擾亂，君臣並奔。此又足下之為，非孤之咎也。自此以後，禍隙彌深，孤之師旅，不勝其忿，遂至積尸為京，頭顱滿野，愍彼無辜，未嘗不慨然失涕也。後比得足下書，辭意婉約，有改往脩來之言。僕既欣於舊好克復，且愍兆民之不寧，每輒引師南駕，以順簡書。弗盈一時，而北邊羽檄之文，未嘗不至。孤是用痛心疾首，靡所錯情。夫處三軍之帥，當列將之任，宜令怒如嚴霜，喜如時雨，臧否好惡，坦然可觀。而足下二三其德，強弱易謀，急則曲躬，緩則放逸，行無定端，言無質要，為壯士者固若此乎！既乃殘殺老弱，幽土怨，眾叛親離，孑然無黨。又烏丸、濊貊，皆足下同州，僕與之殊俗，各奮迅激怒，爭為鋒銳；又東西鮮卑，舉踵來附。此非孤德所能招，乃足下驅而致之也。夫當荒危之世，處干戈之險，內違同盟之誓，外失戎狄之心，兵興州壤，禍發蕭牆，將以定霸，不亦難乎！前以西山陸梁，出兵平討，會麴義餘殘，畏誅逃命，故遂住大軍，分兵撲盪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界橋搴旗拔壘，先登制敵者也。始聞足下鐫金紆紫，命以元帥，謂當因茲奮發，以報孟明之恥，是故戰夫引領，竦望旌旆，怪遂含光匿影，寂爾無聞，卒臻屠滅，相為惜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希長世之功，權禦師徒，帶養戎馬，叛者無討，服者不收，威懷並喪，何以立名？今舊京克復，天罔雲補，罪人斯亡，忠幹翼化，華夏儼然，望於穆之作，將戢干戈，放散牛馬，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，保內之廣，甘惡名以速朽，亡令德之久長？壯而籌之，非良策也。宜釋憾除嫌，敦我舊好。若斯言之玷，皇天是聞。

〈瓚不答，而增脩戎備。謂關靖曰：「當今四方虎爭，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。袁本初其若我何！」〉

建安四年，紹悉軍圍之。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，复欲自將突騎直出，傍西南山，擁黑山之眾，陸梁冀州，橫斷紹後。長史關靖說瓚曰：「今將軍將士，皆已土崩瓦解，其所以能相守持者，顧戀其居處老小，以將軍為主耳。將軍堅守曠日，袁紹要當自退；自退之後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。若將軍今舍之而去，軍無鎮重，易京之危，可立待也。將軍

失本，孤在草野，何所成邪！」瓚遂止不出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關靖字士起，太原人。本酷吏也，諂而無大謀，特為瓚所信幸。〉救至，欲內外擊紹。遣人與子書，刻期兵至，舉火為應。〈《典略》曰：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：「袁氏之攻，似若神鬼，鼓角鳴於地中，梯衝舞吾樓上。日窮月蹙，無所聊賴。汝當碎首於張燕，速致輕騎，到者當起烽火於北，吾當從內出。不然，吾亡之後，天下雖廣，汝欲求安足之地，其可得乎！」《獻帝春秋》曰：瓚夢薊城崩，知必敗，乃遣間使與續書。紹候者得之，使陳琳更其書曰：「蓋聞在昔衰周之世，僵戶流血，以為不然，豈意今日身當其衝！」其餘語與《典略》所載同。〉紹侯者得其書，如期舉火。瓚以為救兵至，遂出欲戰。紹設伏擊，大破之，復還守。紹為地道，突壞其樓，稍至中京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，穿穴其樓下，稍稍施木柱之，度足達半，便燒所施之柱，樓輒傾倒。〉瓚自知必敗，盡殺其妻子，乃自殺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關靖曰：「吾聞君子陷人於危，必同其難，豈可獨生乎！」乃策馬赴紹軍而死。紹悉送其首於許。〉

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。以輔為建忠將軍，督幽州六郡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，遷護烏丸校尉。而輔身詣太祖，拜左度遼將軍，封亭侯，遣還鎮撫本州。〈《魏略》曰：輔從太祖於官渡。袁紹破走，太祖喜，顧謂輔曰：「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，孤自視忽然耳，而今克之。此既天意，亦二三子之力。」〉太祖破南皮，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，從征三郡烏丸，以功封關內侯。〈《魏略》曰：太祖甚愛閻柔，每謂之曰：「我視卿如子，亦欲卿視我如父也。」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，如兄弟。〉輔亦率其眾從。文帝踐阼，拜輔虎牙將軍，柔度遼將軍，皆進封縣侯。位特進。

陶謙

陶謙字恭祖，丹楊人。〈《吳書》曰：謙父，故餘姚長。謙少孤，始以不羈聞於縣中。年十四，猶綴帛爲幡，乘竹馬而戲，邑中兒僮皆隨之。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，見其容貌，異而呼之，住車與語，甚悅，因許妻以女。甘公夫人聞之，怒曰：「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，如何以女許之？」公曰：「彼有奇表，長必大成。」遂妻之。〉少好學，爲諸生，仕州郡，舉茂才，除盧令，〈《吳書》曰：謙性剛直，有大節，少察孝廉，拜尚書郎，除舒令。郡守張磐，同郡先輩，與謙父友意殊親之，而謙恥爲之屈。與衆還城，因以公事進見，坐罷，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，或拒不爲留。常以舞屬謙，謙不爲起，固彊之；及舞，又不轉。磐曰：「不當轉邪？」曰：「不可轉，轉則勝人。」由是不樂，卒以搆隙。謙在官清白，無以糾舉，祠靈星，有贏錢五百，欲以臧之。謙委官而去。〉遷幽州刺史，徵拜議郎，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，西討韓遂。〈《吳書》曰：會西羌寇邊，

皇甫嵩爲征西將軍，表請武將。召拜謙楊武都尉，與嵩征羌，大破之。後邊章、韓遂爲亂，司空張溫銜命征討；又請謙爲參軍事，接遇甚厚，而謙輕其行事，心懷不服。及軍罷還，百寮高會，溫屬謙行酒，謙衆辱溫。溫怒，徙謙於邊。或說溫曰：「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，一朝以醉飲過失，不蒙容貸，遠棄不毛，厚德不終，四方人士安所歸望！不如釋憾除恨，克復初分，於以遠聞德美。」溫然其言，乃追還謙。謙至，或又謂謙曰：「足下輕辱三公，罪自己作，今蒙釋宥，德莫厚矣；宜降志卑辭以謝之。」謙曰：「諾。」又謂溫曰：「陶恭祖今深自罪責，思在變革。謝天子禮畢，必詣公門。公宜見之，以慰其意。」時溫於宮門見謙，謙仰曰：「謙自謝朝廷，豈爲公邪？」溫曰：「恭祖癡病尚未除邪？」遂爲之置酒，待之如初。〉會徐州黃巾起，以謙爲徐州刺史，擊黃巾，破走之。

董卓之亂，州郡起兵，天子都長安，四方斷絕，謙遣使間行致貢獻，遷安東將軍、徐州牧，封溧陽侯。是時，徐州百姓殷盛，穀米封贍，流民多歸之。而謙背道任情：廣陵太守琅邪趙昱，徐方名士也，以忠直見疏；〈謝承《漢書》曰：昱年十三，母嘗病，經涉三月。昱慘戚消瘠，至目不交睫，握粟出卜，祈禱泣血，鄉黨稱其孝。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《公羊傳》，兼該羣業。至歷年潛志，不闚園圃，親疏希見其面。時入定省父母，須臾即還。高絜廉正，抱禮而立，清英儼恪，莫干其志；旌善以興化，彈邪以矯俗。州郡請召，常稱病不應。國相檀謨、陳遵比召，不起；或興盛怒，終不迴意。舉孝廉，除莒長，宣揚五教，政爲國表。會黃巾作亂，陸梁五郡，郡縣發兵，以爲先辦。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，當受遷賞，昱深以爲恥，委官還家。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，辭疾遜遁。謙重令楊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，昱守意不移；欲威以刑罰，然後乃起。舉茂才，遷廣陵太守。賊笮融從臨淮見討，迸入郡界，昱將兵拒戰，敗績，見害。〉曹宏等，讒慝小人也，謙親任之。刑政失和，良善多被其害，由是漸亂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，謙初與合從寇鈔，後遂殺宣，并其衆。

初平四年，太祖征謙，攻拔十餘城，至彭城大戰。謙兵敗走，死者萬數，泗水爲之不流。謙退守剡。太祖以糧少引軍還。〈《吳書》曰：曹公父於泰山被殺，歸咎於謙。欲伐謙而畏其彊，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。詔曰：「今海內擾攘，州郡起兵，征夫勞瘁，寇難未弭，或將吏不良，因緣討捕，侵侮黎民，離害者衆；風聲流聞，震蕩城邑，丘牆懼於橫暴，貞良化爲羣惡，此何異乎抱薪救焚，扇火止沸哉！今四民流移，託身佗方，攜白首於山野，棄稚子於溝壑，顧故鄉而哀歎，向阡陌而流涕，饑厄困苦，亦已甚矣。雖悔往者之迷謬，思奉教於今日，然兵連衆結，鋒鏑布野，恐一朝解散，夕見繫虜，是以阻兵屯據，欲止而不敢散也。詔書到，其各罷遣甲士，還親農桑，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，慰

示遠近，咸使聞知。」謙被詔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懷遠柔服，非德不集；克難平亂，非兵不濟。是以涿鹿、版泉、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，有扈、鬼方、商、奄四國有王者之伐，自古在昔，未有不揚威以弭亂，震武以止暴者也。臣前初以黃巾亂治，受策長驅，匪遑啟處。雖憲章勑戒，奉宣威靈，敬行天誅，每伐輒克，然妖寇類衆，殊不畏死，父兄殲殪，子弟羣起，治屯連兵，至今爲患。若承命解甲，弱國自虛，釋武備以資亂，損官威以益寇，今日兵罷，明日難必至，上忝朝廷寵授之本，下令羣凶日月滋蔓，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。臣雖愚蔽，忠恕不昭，抱恩念報，所不忍行。輒勒部曲，申令警備。出芟彊寇，惟力是視，入宣德澤，躬奉職事，冀效微勞，以贖罪負。」又曰：「華夏沸擾，于今未弭，包茅不入，職貢多闕，寤寐憂歎，無日敢寧。誠思貢獻必至，薦羞獲通，然後銷鋒解甲，臣之願也。臣前調穀百萬斛，已在水次，輒勑兵衛送。」曹公得謙上事，知不罷兵。乃進攻彭城，多殺人民。謙引兵擊之，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。公引兵還。臣松之案：此時天子在長安，曹公尚未秉政。罷兵之詔，不得由曹氏出。〉

興平元年，復東征，略定琅邪、東海諸縣。謙恐，欲走歸丹楊。會張邈叛迎呂布，太祖還擊布。是歲，謙病死。〈《吳書》曰：謙死時，年六十三，張昭等爲之哀辭曰：「猗歟使君，君侯將軍，膺秉懿德，允武允文，體足剛直，守以溫仁。令舒及盧，遺愛于民；牧幽暨徐，甘棠是均。憬憬夷貊，賴侯以清；蠢蠢妖寇，匪侯不寧。唯帝念績，爵命以章，旣牧且侯，啟土溧陽。遂升上將，受號安東，將平世難，社稷是崇。降年不永，奄忽殂薨，喪覆失恃，民知困窮。曾不旬日，五郡潰崩，哀我人斯，將誰仰憑？追思靡及，仰叫皇穹。嗚呼哀哉！」謙二子：商、應，皆不仕。〉

張楊

張楊字稚叔，雲中人也。以武勇給并州，為武猛從事。靈帝末，天下亂，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，軍京都，欲以御四方，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。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，屬之。〈《靈帝紀》曰：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，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，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，趙融、馮芳為助軍校尉，夏牟、淳于瓊為左右校尉。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，為假司馬。靈帝崩，碩為何進所殺。楊復為進所遣，歸本州募兵，得千餘人，因留上黨，擊山賊。進敗，董卓作亂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眾至數千人。山東兵起，欲誅卓。袁紹至河內，楊與紹合，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。單于欲叛，紹、楊不從。單于執楊與俱去，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，破之。單于執楊至黎陽，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，眾復振。卓以楊為建義將軍、河內太守。

天子之在河東，楊將兵至安邑，拜安國將軍，封晉陽侯。楊欲迎天子還洛，諸將不聽；楊還野王。建安元年，楊奉、董承、韓暹挾天子還舊京，糧乏。楊以糧迎道路，遂至洛陽。謂諸將曰：「天子當與天下共之，幸有公卿大臣，楊當捍外難，何事京都？」遂還野王。即拜為大司馬。〈《英雄記》曰：楊性仁和，無威刑。下人謀反，發覺，對之涕泣，輒原不問。〉楊素與呂布善。太祖之圍布，楊欲救之，不能。乃出兵東市，遙為之勢。其將楊醜，殺楊以應太祖。楊將眭固殺醜，將其眾，欲北合袁紹。太祖遣史渙邀擊，破之於犬城，斬固，盡收其眾也。〈《典略》曰：固字白兔，既殺楊醜，軍屯射犬。時有巫誡固曰：「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，兔見犬，其勢必驚，宜急移去。」固不從，遂戰死。〉

公孫度

公孫度字升濟，本遼東襄平人也。度父延，避吏居玄菟，任度為郡吏。時玄菟太守公孫琙，子豹，年十八歲，早死。度少時名豹，又與琙子同年，琙見而親愛之，遣就師學，為取妻。後舉有道，除尚書郎，稍遷冀州刺史，以謠言免。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，薦度為遼東太守。度起玄菟小吏，為遼東郡所輕。先時，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，召度子康為伍長。度到官，收昭，笞殺於襄平市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，皆以法誅，所夷滅百餘家，郡中震栗。東伐高句驪，西擊烏丸，威行海外。

初平元年，度知中國擾攘，語所親吏柳毅、陽儀等曰：「漢祚將絕，當與諸卿圖王耳。」〈《魏書》曰：度語毅、儀：「讖書云孫登當為天子，太守姓公孫，字升濟，升即登也。」〉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，長丈餘，下有三小石為之足。或謂度曰：「此漢宣帝冠石之祥，而裡名與先君同。社主土地，明當有土地，而三公為輔也。」度益喜。故河內太守李敏，郡中知名，惡度所為，恐為所害，乃將家屬入於海。度大怒，掘其父塚，剖棺焚屍，誅其宗族。〈《晉陽秋》曰：敏子追求敏，出塞，越二十餘年不娶。州里徐邈責之曰：「不孝莫大於無後，何可終身不娶乎！」乃娶妻，生子胤而遣妻，常如居喪之禮，不勝憂，數年而卒。胤生不識父母，及有識，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。以祖父不知存亡，設主奉之。由是知名，仕至司徒。臣松之案：本傳云敏將家入海，而復與子相失，未詳其故。〉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，置太守。越海收東萊諸縣，置營州刺史。自立為遼東侯、平州牧，追封父延為建義侯。立漢二祖廟，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，郊祀天地，藉田，治兵，乘鸞路，九旒，旄頭羽騎。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，封永寧鄉侯，度曰：「我王遼東，何永寧也！」藏印綬武庫。度死，子康嗣位，以永寧鄉侯封弟恭。是歲建安九年也。

十二年，太祖征三郡烏丸，屠柳城。袁尚等奔遼東，康斬送尚首。語在〈武紀〉。封康襄平侯，拜左將軍。康死，子晃、淵等皆小，眾立恭為遼東太守。文帝踐阼，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、假節，封平郭侯；追贈康大司馬。

公孫淵

初，恭病陰消為閹人，劣弱不能治國。太和二年，淵脅奪恭位。明帝即（位）拜淵揚烈將軍、遼東太守。淵遣使南通孫權，往來賂遺。〈《吳書》載淵表權曰：

臣伏惟遭天地反易，遇無妄之運；王路未夷，傾側擾攘。自先人以來，歷事漢、魏，階緣際會，為國效節，繼世享任，得守藩表，猶知符命未有攸歸。每感厚恩，頻辱顯使，退念人臣交不越境，是以固守所執，拒違前使。雖義無二信，敢忘大恩！陛下鎮撫，長存小國，前後裴校尉、葛都尉等到，奉被敕誡，聖旨彌密，重紈累素，幽明備著，所以申示之事，言提其耳。臣晝則謳吟，宵則發夢，終身誦之，志不知足。季末凶荒，乾坤否塞，兵革未戢，人民盪析。仰此天命將有眷顧，私從一隅永瞻雲日。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，褒功臣之後，乃令讒訛得行其志，聽幽州刺史、東萊太守誑誤之言，猥興州兵，圖害臣郡。臣不負魏，而魏絕之。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；田饒適齊，樂毅走趙，以不得事主，故保有道之君；陳平、耿況，亦睹時變，卒歸於漢，勒名帝籍。伏惟陛下德不再出，時不世遇，是以慺慺懷慕自納，望遠視險，有如近易。誠原神謨蚤定洪業，奮六師之勢，收河、洛之地，為聖代宗。天下幸甚！

《魏略》曰：國家知淵兩端，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。故公文下遼東，因赦之曰：

告遼東、玄菟將校吏民：逆賊孫權遭遇亂階，因其先人劫略州郡，遂成群凶，自擅江表，含垢藏疾。冀其可化，故割地王權，使南面稱孤，位以上將，禮以九命。權親叉手，北向稽顙。假人臣之寵，受人臣之榮，未有如權者也。狼子野心，告令難移，卒歸反覆，背恩叛主，滔天逆神，乃敢僭號。恃江湖之險阻，王誅未加。比年已來，复遠遣船，越渡大海，多持貨物，誑誘邊民。邊民無知，與之交關。長吏以下，莫肯禁止。至使周賀浮舟百艘，沈滯津岸，貿遷有無。既不疑拒，齎以名馬，又使宿舒隨賀通好。十室之邑，猶有忠信，陷君於惡，春秋所書也。今遼東、玄菟奉事國朝，紆青拖紫，以千百為數，戴纚垂纓，咸佩印綬，曾無匡正納善之言。龜玉毀於櫝，虎兕出於匣，是誰之過歟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！昔狐突有言：『父教子貳，何以事君？策名委質，貳乃辟也。』今乃

阿順邪謀，脅從姦惑，豈獨父兄之教不詳，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！若苗穢害田，隨風烈火，芝艾俱焚，安能白別乎？且又此事固然易見，不及鑑古成敗，書傳所載也。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，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，利則義所不利，貴則義所不貴，此為厭安樂之居，求危亡之禍，賤忠貞之節，重背叛之名。蠻、貊之長，猶知愛禮，以此事人，亦難為顏！且又宿舒無罪，擠使入吳，奉不義之使，始與家訣，涕泣而行。及至賀死之日，覆眾成山，舒雖脫死，魂魄離身。何所逼迫，乃至於此！今忠臣烈將，咸忿遼東反覆攜貳，皆欲乘桴浮海，期於肆意。朕為天下父母，加念天下新定，既不欲勞動干戈，遠涉大川，費役如彼，又悼邊陲遺餘黎民，迷誤如此，故遣郎中衛慎、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。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，反邪就正以建大功，福莫大焉。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，不敢倡言，永懷伊戚。其諸與賊使交通，皆赦除之，與之更始。

〉

權遣使張彌、許晏等，齎金玉珍寶，立淵為燕王。淵亦恐權遠不可恃，且貪貨物，誘致其使，悉斬送彌、晏等首，〈《魏略》載淵表曰：

臣前遣校尉宿舒、郎中令孫綜，甘言厚禮，以誘吳賊。幸賴天道福助大魏，使此賊虜暗然迷惑，違戾群下，不從眾諫，承信臣言，遠遣船使，多將士卒，來致封拜。臣之所執，得如本志，雖憂罪釁，私懷幸甚。賊眾本號萬人，舒、綜伺察，可七八千人，到沓津。偽使者張彌、許晏與中郎將萬泰、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，齎文書命服什物，下到臣郡。泰、潛別齎致遺貨物，欲因市馬。軍將賀達、虞諮領餘眾在船所。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，而彌等人兵眾多，見臣不便承受吳命，意有猜疑。懼其先作，變態妄生，即進兵圍取，斬彌、晏、泰、潛等首級。其吏從兵眾，皆士伍小人，給使東西，不得自由，面縛乞降，不忍誅殺，輒聽納受，徙充邊城。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，馳行至沓。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、諮，三軍潛伏以待其下，又驅群馬貨物，欲與交市。達、諮懷疑不下，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，欲交市。起等金鼓始震，鋒矢亂發，斬首三百餘級，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，其散走山谷，來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，不在數中。得銀印、銅印、兵器、資貨，不可勝數。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、印綬、符策、九錫、什物，及彌等偽節、印綬、首級。」又曰：「宿舒、孫綜前到吳，賊權問臣家內小大，舒、綜對臣有三息，脩別屬亡弟。權敢姦巧，便擅拜命。謹封送印綬、符策。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，慚為賊權汙損所加，既行天誅，猶有餘忿。」

又曰：「臣父康，昔殺權使，結為讎隙。今乃譎欺，遣使誘致，令權傾心，虛國竭祿，

遠命上卿，寵授極位，震動南土，備盡禮數。又權待舒、綜，契委曲，君臣上下，畢歡竭情。而令四使見殺，梟示萬里，士眾流離，屠戮津渚，慚恥遠布，痛辱彌天。權之怨疾，將刻肌骨。若天衰其業，使至喪隕，權將內傷憤激而死。若期運未訖，將播毒螫，必恐長蛇來為寇害。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，與相接近，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，得其消息，乞速告臣，使得備豫。」

又曰：「臣門戶受恩，實深實重，自臣承攝即事以來，連被榮寵，殊特無量，分當隕越，竭力致死。而臣狂愚，意計迷闇，不即禽賊，以至見疑。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，實但欲罷弊此賊，使困自絕，誠不敢背累世之恩，附僭盜之虜也。而後愛憎之人，緣事加誣，偽生節目，卒令明聽疑於市虎，移恩改愛，興動威怒，幾至沈沒，長為負忝。幸賴慈恩，猶垂三宥，使得補過，解除愆責。如天威遠加，不見假借，早當糜碎，辱先廢祀，何緣自明，建微功。臣既喜於事捷，得自申展，悲於疇昔，至此變故，餘怖踴躍，未敢便寧。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，除忿塞隙，抑弭纖介，推今亮往，察臣本心，長令抱戴，銜分三泉。」

又曰：「臣被服光榮，恩情未報，而以罪釁，自招譴怒，分當即戮，為眾社戒。所以越典詭常，偽通於吳，誠自念窮迫，報效未立，而為天威督罰所加，長恐奄忽不得自洗。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，遣使誘吳，知其必來，權之求郡，積有年歲，初無倡答一言之應，今權得使，來必不疑，至此一舉，果如所規，上卿大眾，翕赫豐盛，財貨賂遺，傾國極位，到見禽取，流離死亡，千有餘人，滅絕不反。此誠暴猾賊之鋒，摧矜誇之巧，昭示天下，破損其業，足以慚之矣。臣之慺慺念效於國，雖有非常之過，亦有非常之功，原陛下原其逾闕之愆，採其毫毛之善，使得國恩，保全終始矣。

〉

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，封樂浪公，持節、領郡如故。〈《魏名臣奏》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：「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，廢絕計貢者，實挾兩端。既恃阻險，又怙孫權。故敢跋扈，恣睢海外。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，知其弱少不足憑恃，是以決計斬賊之使。又高句麗、濊貊與淵為仇，並為寇鈔。今外失吳援，內有胡寇，心知國家能從陸道，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。因斯之時，宜遣使示以禍福。奉車都尉韔弘，武皇帝時始奉使命，開通道路。文皇帝即位，欲通使命，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，賜其車、牛，絹百匹。弘以受恩，歸死國朝，無有還意，乞留妻子，身奉使命。公孫康遂稱臣妾。以弘奉使稱意，賜爵關內侯。弘性果烈，乃心於國，夙夜拳拳，念自竭效。冠族子孫，少好學問，博通書記，多所關

涉，口論速捷，辯而不俗，附依典誥，若出胸臆，加仕本郡，常在人右，彼方士人素所敬服。若當遣使，以為可使弘行。弘乃自舊土，習其國俗，為說利害，辯足以動其意，明足以見其事，才足以行之，辭足以見信。若其計從，雖酈生之降齊王，陸賈之說尉佗，亦無以遠過也。欲進遠路，不宜釋騏驥；將已篤疾，不宜廢扁鵲。原察愚言也。」〉

使者至，淵設甲兵為軍陳，出見使者，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。〈《吳書》曰：魏遣使者傅容、聶夔拜淵為樂浪公。淵計吏從洛陽還，語淵曰：「使者左駿伯，使皆擇勇力者，非凡人也。」淵由是疑怖。容、夔至，住學館中。淵先以步騎圍之，乃入受拜。容、夔大怖，由是還洛言狀。〉景初元年，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璽書徵淵。淵遂發兵，逆於遼隧，與儉等戰。儉等不利而還。淵遂自立為燕王，置百官有司。遣使者持節，假鮮卑單于璽，封拜邊民，誘呼鮮卑，侵擾北方。〈《魏書》曰：淵知此變非獨出儉，遂為備。遣使謝吳，自稱燕王，求為與國。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：

大司馬長史臣郭昕、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：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，伏讀懇切，精魄散越，不知身命所當投措！昕等伏自惟省，螻蟻小丑，器非時用，遭值千載，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，惠澤沾渥，滋潤榮華，無寸尺之功，有負乘之累；遂蒙褒奬，登名天府，並以駑蹇附龍託驥，紆青拖紫，飛騰雲梯，感恩惟報，死不擇地。臣等聞明君在上，聽政採言，人臣在下，得無隱情，是以因緣訴讓，冒犯憤冤。郡在藩表，密邇不羈，平昔三州，轉輸費調，以供賞賜，歲用累億，虛耗中國。然猶跋扈，虔劉邊陲，烽火相望，羽檄相逮，城門晝閉，路無行人，州郡兵戈，奔散覆沒。淵祖父度初來臨郡，承受荒殘，開日月之光，建神武之略，聚烏合之民，掃地為業，威震燿於殊俗，德澤被於群生。遼土之不壞，實度是賴。孔子曰：『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。』向不遭度，則郡早為丘墟，而民系於虜廷矣。遺風餘愛，永存不朽。度既薨殂，吏民感慕，欣戴子康，尊而奉之。康踐統洪緒，克壯徽猷，文昭武烈，邁德種仁；乃心京輦，翼翼虔恭，佐國平亂，效績紛紜，功隆事大，勳藏王府。度、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，合策名之計，夾輔漢室，降身委質，卑己事魏。匪處小厭大，畏而服焉，乃慕託高風，懷仰盛懿也。武皇帝亦虛心接納，待以不次，功無鉅細，每不見忘。

又命之曰：『海北土地，割以付君，世世子孫，實得有之。』皇天后土，實聞德音。臣庶小大，豫在下風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墜。淵生有蘭石之姿，少含愷悌之訓，允文允武，忠惠且直；生民欽仰，莫弗懷愛。淵纂戎祖考，君臨萬民，為國以禮，淑化流行，獨見先睹，羅結遐方，勤王之義，視險如夷，世載忠亮，不隕厥名。孫權慕義，不遠萬里，連年遣使，欲自結援，雖見絕殺，不念舊怨，纖纖往來，求成恩好。淵執節彌固，不為

利回，守志匪石，確乎彌堅。猶懼丹心未見保明，乃卑辭厚幣，誘致權使，梟截獻馘，以示無二。吳雖在遠，水道通利，舉帆便至，無所隔限。淵不顧敵讎之深，念存人臣之節，絕強吳之歡，昭事魏之心，靈祇明鑑，普天咸聞。陛下嘉美洪烈，懿茲武功，誕錫休命，寵亞齊、魯，下及陪臣，普受介福。誠以天覆之恩，當卒終始，得竭股肱，永保祿位，不虞一旦，橫被殘酷。惟育養之厚，念積累之效，悲思不遂，痛切見棄，舉國號咷，拊膺泣血。夫三軍所伐，蠻夷戎狄，驕逸不虔，於是致武，不聞義國反受誅討。蓋聖王之制，五服之域，有不供職，則脩文德，而又不至，然後征伐。淵小心翼翼，恪恭於位，勤事奉上，可謂勉矣。盡忠竭節，還被患禍。小弁之作，離騷之興，皆由此也。就或佞邪，盜言孔甘，猶當清覽，憎而知善；讒巧似直，惑亂聖聽，尚望文告，使知所由。若信有罪，當垂三宥；若不改寤，計功減降，當在八議。而潛軍伺襲，大兵奄至，舞戈長驅，衝擊遼土。犬馬惡死，況於人類！吏民昧死，挫辱王師。

淵雖冤枉，方臨危殆，猶恃聖恩，悵然重奔，冀必奸臣矯制，妄肆威虐，乃謂臣等曰：『漢安帝建光元年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，受三月乙未詔書，曰收幽州刺史馮煥、玄菟太守姚光。推案無乙未詔書，遣侍御史幽州（牧）考奸臣矯制者。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？』臣等議：以為刺史興兵，搖動天下，殆非矯制，必是詔命。淵乃俯仰嘆息，自傷無罪。深惟土地所以養人，竊慕古公杖策之岐，乃欲投冠釋紱，逝歸林麓。臣等維持，誓之以死，屯守府門，不聽所執。而七營虎士，五部蠻夷，各懷素飽，不謀同心，奮臂大呼，排門遁出。近郊農民，釋其耨鎛，伐薪制梃，改案為櫓，奔馳赴難，軍旅行成，雖蹈湯火，死不顧生。淵雖見孤棄，怨而不怒，比遣敕軍，勿得乾犯，及手書告語，懇惻至誠。而吏士凶悍，不可解散，期於畢命，投死無悔。淵懼吏士不從教令，乃躬馳騖，自往化解，僅乃止之。一飯之惠，匹夫所死，況淵累葉信結百姓，恩著民心。自先帝初興，爰暨陛下，榮淵累葉，豐功懿德，策名褒揚，辯著廊廟，勝衣舉履，誦詠明文，以為口實。埋而掘之，古人所恥。小白、重耳，衰世諸侯，猶慕著信，以隆霸業。《詩》美文王作孚萬邦，《論語》稱仲尼去食存信；信之為德，固亦大矣。

今吳、蜀共帝，鼎足而居，天下搖盪，無所統一，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。淵據金城之固，仗和睦之民，國殷兵強，可以橫行。策名委質，守死善道，忠至義盡，為九州表。方今二敵闕　　，未知孰定，是之不戒，而淵是害。茹柔吐剛，非王者之道也。臣等雖鄙，誠竊恥之。若無天乎，臣一郡吉凶，尚未可知；若云有天，亦何懼焉！臣等聞仕於家者，二世則主之，三世則君之。臣等生於荒裔之土，出於圭竇之中，無大援於魏，世隸於公孫氏，報生與賜，在於死力。昔蒯通言直，漢祖赦其誅；鄭詹辭順，晉文原其死。臣等頑愚，不達大節，苟執一介，披露肝膽，言逆龍鱗，罪當萬死。惟陛下恢崇撫育，亮其

控告，使疏遠之臣，永有保持。

〉

二年春，遣太尉司馬宣王徵淵。六月，軍至遼東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公孫淵自立，稱紹漢元年。聞魏人將討，復稱臣於吳，乞兵北伐以自救。吳人欲戮其使，羊衜曰：「不可，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。不如因而厚之，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。若魏伐淵不克，而我軍遠赴，是恩結遐夷，義蓋萬里，若兵連不解，首尾離隔，則我虜其傍郡，驅略而歸，亦足以致天之罰，報雪曩事矣。」權曰：「善」。乃勒兵大出。謂淵使曰：「請俟後問，當從簡書，必與弟同休戚，共存亡，雖隕於中原，吾所甘心也。」又曰：「司馬懿所向無前，深為弟憂也。」〉淵遣將軍卑衍、楊祚等步騎數万屯遼隧，圍塹二十餘里。宣王軍至，令衍逆戰。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。宣王令軍穿圍，引兵東南向，而急東北，即趨襄平。衍等恐襄平無守，夜走。諸軍進至首山，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。复擊，大破之，遂進軍造城下，為圍塹。會霖雨三十餘日，遼水暴長，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。雨霽，起土山、脩櫓，為發石連弩射城中。淵窘急。糧盡，人相食，死者甚多。將軍楊祚等降。八月丙寅夜，大流星長數十丈，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。壬午，淵眾潰，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，大兵急擊之，當流星所墜處，斬淵父子。城破，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，傳淵首洛陽，遼東、帶方、樂浪、玄菟悉平。

初，淵家數有怪，犬冠幘絳衣上屋，炊有小兒蒸死甑中。襄平北市生肉，長圍各數尺，有頭目口喙，無手足而動搖。占曰：「有形不成，有體無聲，其國滅亡。」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，至淵三世，凡五十年而滅。〈《魏略》曰：始淵兄晃為恭任子，在洛，聞淵劫奪恭位，謂淵終不可保，數自表聞，欲令國家討淵。帝以淵已秉權，故因而撫之。及淵叛，遂以國法系晃。晃雖有前言，冀不坐，然內以骨肉，知淵破則己從及。淵首到，晃自審必死，與其子相對啼哭。時上亦欲活之，而有司以為不可，遂殺之。〉

張燕

張燕，常山真定人也，本姓褚。黃巾起，燕合聚少年為群盜，在山澤間轉攻，還真定，眾萬餘人。博陵張牛角亦起眾，自號將兵從事，與燕合。燕推牛角為帥，俱攻瘿陶。牛角為飛矢所中。被創且死，令眾奉燕，告曰：「必以燕為帥。」牛角死，眾奉燕，故改姓張。燕剽捍捷速過人，故軍中號曰飛燕。其後人眾寖廣，常山、趙郡、中山、上黨、河內諸山谷皆相通，其小帥孫輕、王當等，各以部眾從燕，眾至百萬，號曰黑山。靈帝

不能征，河北諸郡被其害。燕遣人至京都乞降，拜燕平難中郎將。〈《九州春秋》曰：張角之反也，黑山、白波、黃龍、左校、牛角、五鹿、羝根、苦蝤、劉石、平漢、大洪、司隸、緣城、羅市、雷公、浮雲、飛燕、白爵、楊鳳、於毒等各起兵，大者二三萬，小者不減數千。靈帝不能討，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，領諸山賊，得舉孝廉計吏。後遂瀰漫，不可復數。《典略》曰：黑山、黃巾諸帥，本非冠蓋，自相號字，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，謂輕捷者為張飛燕，謂聲大者為張雷公，其饒須者則自稱於羝根，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。張璠《漢紀》云：又有左校、郭大賢、左髭丈八三部也。〉是後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，天下兵數起，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。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，燕遣將杜長等助瓚，與紹戰，為紹所敗，人眾稍散，太祖將定冀州，燕遣使求佐王師，拜平北將軍；率眾詣鄴，封安國亭侯，邑五百戶。燕薨，子方嗣。方薨，子融嗣。〈陸機《晉惠帝起居注》曰：門下通事令史張林，飛燕之曾孫。林與趙王倫為亂，未及周年，位至尚書令、衛將軍，封郡公。尋為倫所殺。〉

張繡

張繡，武威祖厲人，驃騎將軍濟族子也。邊章、韓遂為亂涼州，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。繡為縣吏，間伺殺勝，郡內義之。遂招合少年，為邑中豪傑。董卓敗，濟與李傕等擊呂布，為卓報仇。語在〈卓傳〉。繡隨濟，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，封宣威侯。濟屯弘農，士卒飢餓，南攻穰，為流矢所中死。繡領其眾，屯宛，與劉表合。太祖南征，軍淯水，繡等舉眾降。太祖納濟妻，繡恨之。太祖聞其不悅，密有殺繡之計。計漏，繡掩襲太祖。太祖軍敗，二子沒。繡還保穰，〈《傅子》曰：繡有所親胡車兒，勇冠其軍。太祖愛其驍健，手以金與之。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，遂反。《吳書》曰：繡降，（凌統）用賈詡計，乞徙軍就高道，道由太祖屯中。繡又曰：「車少而重，乞得使兵各被甲。」太祖信繡，皆聽之。繡乃嚴兵入屯，掩太祖。太祖不備，故敗。〉太祖比年攻之，不克。

太祖拒袁紹於官渡，繡從賈詡計，復以眾降。語在〈詡傳〉。繡至，太祖執其手，與歡宴，為子均取繡女，拜揚武將軍。官渡之役，繡力戰有功，遷破羌將軍。從破袁譚於南皮，復增邑凡二千戶。是時天下戶口減耗，十裁一在，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，而繡特多。從征烏丸於柳城，未至，薨，謚曰定侯。〈《魏略》曰：五官將數因請會，發怒曰：「君殺吾兄，何忍持面視人邪！」繡心不自安，乃自殺。〉子泉嗣，坐與魏諷謀反誅，國除。

張魯

張魯字公祺，沛國豐人也。祖父陵，客蜀，學道鵠鳴山中，造作道書以惑百姓，從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號米賊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魯復行之。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，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，魯遂襲脩殺之，奪其眾。焉死，子璋代立，以魯不順，盡殺魯母家室。魯遂據漢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號「師君」。其來學道者，初皆名「鬼卒」。受本道已信，號「祭酒」。各領部眾，多者為治頭大祭酒。皆教以誠信不欺詐，有病自首其過，大都與黃巾相似。諸祭酒皆作義舍，如今之亭傳。又置義米肉，縣於義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；若過多，鬼道輒病之。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後乃行刑。不置長吏，皆以祭酒為治，民夷便樂之。雄據巴、漢垂三十年。〈《典略》曰：熹平中，妖賊大起，三輔有駱曜。光和中，東方有張角，漢中有張脩。駱曜教民緬匿法，角為太平道，脩為五斗米道。太平道者，師持九節杖為符祝，教病人叩頭思過，因以符水飲之，得病或日淺而癒者，則云此人信道，其或不愈，則為不信道。脩法略與角同，加施靜室，使病者處其中思過。又使人為奸令祭酒，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，使都習，號為奸令。為鬼吏，主為病者請禱。請禱之法，書病人姓名，說服罪之意。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著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沉之水，謂之三官手書。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，故號曰五斗米師。實無益於治病，但為淫妄，然小人昏愚，競共事之。後角被誅，脩亦亡。及魯在漢中，因其民信行脩業，遂增飾之。教使作義舍，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；又教使自隱，有小過者，當治道百步，則罪除；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殺；又禁酒。流移寄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。臣松之謂：張脩應是張衡，非《典略》之失，則傳寫之誤。〉

漢末，力不能征，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，領漢寧太守，通貢獻而已。民有地中得玉印者，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。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：「漢川之民，戶出十萬，財富土沃，四面險固；上匡天子，則為桓、文，次及竇融，不失富貴。今承製署置，勢足斬斷，不煩於王。原且不稱，勿為禍先。」魯從之。韓遂、馬超之亂，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万家。

建安二十年，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，至陽平關。魯欲舉漢中降，其弟衛不肯，率眾數万人拒關堅守。太祖攻破之，遂入蜀。〈《魏名臣奏》載董昭表曰：

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，說張魯易攻，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，不可守也，信以為然。及往臨履，不如所聞，乃歎曰：『他人商度，少如人意。』攻陽平山上諸屯，既不時拔，士卒傷夷者多。武皇帝意沮，便欲拔軍截山而還，遣故大將軍夏侯惇、將軍

許褚呼山上兵還。會前軍未還，夜迷惑，誤入賊營，賊便退散。侍中辛毗、劉曄等在兵後，語惇、褚，言『官兵已據得賊要屯，賊已散走』。猶不信之。惇前自見，乃還白武皇帝，進兵定之，幸而克獲。此近事，吏士所知。

又楊暨表曰：

武皇帝始征張魯，以十萬之眾，身親臨履，指授方略，因就民麥以為軍糧。張衛之守，蓋不足言。地險守易，雖有精兵虎將，勢不能施。對兵三日，欲抽軍還，言『作軍三十年，一朝持與人，如何』。此計已定，天祚大魏，魯守自壞，因以定之。

《世語》曰：魯遣五官掾降，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，王師不得進。魯走巴中。軍糧盡，太祖將還。西曹掾東郡郭諶曰：「不可。魯已降，留使既未反，衛雖不同，偏攜可攻。縣軍深入，以進必克，退必不免。」太祖疑之。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，軍大驚。夜，高祚等誤與衛眾遇，祚等多鳴鼓角會眾。衛懼，以為大軍見掩，遂降。〉

魯聞陽平已陷，將稽顙〔歸降〕，圃又曰：「今以迫往，功必輕；不如依（杜灌）〔杜濩〕赴樸胡相拒，然後委質，功必多。」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。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，魯曰：「本欲歸命國家，而意未達。今之走，避銳鋒，非有惡意。寶貨倉庫，國家之有。」遂封藏而去。太祖入南鄭，甚嘉之。又以魯本有善意，遣人慰喻。魯盡將家出，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，待以客禮，封閬中侯，邑萬戶。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。〈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，要為敗而後降，今乃寵以萬戶，五子皆封侯，過矣。習鑿齒曰：魯欲稱王，而閻圃諫止之，今封圃為列侯。夫賞罰者，所以懲惡勸善也，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，無遠近幽深矣。今閻圃諫魯勿王，而太祖追封之，將來之人孰不思順！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，其此之謂與！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燋爛之功，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，則民利於有亂，俗競於殺伐，阻兵仗力，干戈不戢矣。太祖之此封，可謂知賞罰之本，雖湯武居之，無以加也。《魏略》曰：黃初中，增圃爵邑，在禮請中。後十餘歲病死。《晉書》云：西戎司馬閻纘，圃孫也。〉為子彭祖取魯女。

魯薨，謚之曰原侯。子富嗣。〈《魏略》曰：劉雄鳴者，藍田人也。少以採藥射獵為事，常居覆車山下，每晨夜，出行雲霧中，以識道不迷，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。郭、李之亂，人多就之。建安中，附屬州郡，州郡表薦為小將。馬超等反，不肯從，超破之。後詣太祖，太祖執其手謂之曰：「孤方入關，夢得一神人，即卿邪！」乃厚禮之，表拜為將軍，遣令迎其部黨。部黨不欲降，遂劫以反，諸亡命皆往依之，有眾數千人，據武關

道口。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，雄鳴南奔漢中。漢中破，窮無所之，乃復歸降。太祖捉其鬚曰：「老賊，真得汝矣！」復其官，徙勃海。時又有程銀、侯選、李堪，皆河東人也，興平之亂，各有眾千餘家。建安十六年，並與馬超合。超破走，堪臨陳死。銀、選南入漢中，漢中破，詣太祖降，皆复官爵。〉

【評】

評曰：公孫瓚保京，坐待夷滅。度殘暴而不節，淵仍業以載兇，秖足覆其族也。陶謙昏亂而憂死，張楊授首於臣下，皆擁據州郡，曾匹夫之不若，固無可論者也。燕、繡、魯舍群盜，列功臣，去危亡，保宗祀，則於彼為愈焉。